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植物给人的感觉总是被动。会攀援的是例外。一旦闻到了“空”，藤类的生物就立刻竖起雷达，像鲨鱼闻到海水里的血腥气一样，不论多远都能灵敏地游弋来。

单位窗外一排老房子，最靠东的一栋空了出来。起先有人来装修，先后拆掉了大门和阳台门，又从窗框里拆掉了所有玻璃，一包包水泥和装修材料搁在院子里，一副要大干一番的架势，但后来不知怎么工人就不来了。空置的屋子闲在那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件家具，没有一个人影，偶然麻雀从北面钻过来，竟能一下子穿到南阳台，连小鸟们自己都有些惊愕的意思，因为熟悉的阻隔都不在了。

好像有谁通知了似的，爬山虎攀援了过来。起初只是试探地在屋角展开一些叶片，然后伸出一条长长的枝条，向上登楼，后来是一组一组雁阵般的队列，大军压阵一样，覆盖了墙壁上的裂纹。每天看看它们，都是毫无变化，但一年过去，爬山虎的经络已经布满了高处的阳台的扶手和屋顶的遮雨檐，然后向室内延伸铺陈，在装修未完成的房间，以植物的审美，完成了一场对建筑内外的改头换面，宣布了占领。

我有时在阳台向它眺望，它紧挨着几栋一模一样的三层楼小屋，那几栋住着人的屋内走动的人影，透露着三餐四季的烟火，按时令晒出的衣服，呼应季节的变化。而同样的时间落在这幢爬山虎之屋上，就如雨点落在沙漠里，失修的断壁颓垣上被轻轻晒出无数小坑洞，空洞的立面回复以沉默。人间的节奏好像对此无可奈何，因为它现在被纳入植物的辖区。风吹来时，爬山虎绿色的小手纷纷鼓掌，像一汪泛出涟漪的湖，一整面被竖起来的湖。

小时候，校园的围墙也是这样一面湖，把世界隔绝成我熟悉的和未知的。我记得有那么一个傍晚，因为参加社团活动，我被允许在放学后留在学校里。我愉快地跑去操场，平时要排队玩的游乐设施现在全属于我，我正玩得不亦乐乎，忽然一只球从我身后滚了出来。我站起来诧异于眼前的不可思议——我很清楚此刻操场里只有我一个学生，直到脚步声响起。

那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说，他是翻过围墙进来的。“我就在隔壁小区，”他说，“经常翻进来。”他毫不在意地拍拍落地时粘在他膝盖上的跑道煤渣屑，跑了几步去捡回他的球，然后回到沙坑，和我一起玩了一会儿沙。三十年前的事了，我不记得我们聊了什么，不记得他的名字和长相，对我来说，那一个钟头，就好像是和一个人绝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场域的外星人在玩耍。仅仅是他的存在本身，就让我感到被次元。那个傍晚，时间过得飞快，天色暗下来时，他说他要回家了。他用下巴和胸膛夹住皮球，然后攀援着长满爬山虎的墙三两步就翻了上去。在跳回他的世界前，他和我说话，下次再一起玩啊，再会。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也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我后来每天早上出早操的时候，沿着跑道经过这一面墙的时候，我总会多看一眼背阴处的墙的尽头。

童年像一场梦，也许一切都是一段梦。真实仅仅是存在于接受梦境时的感受。如冬季来临，爬山虎叶片落尽时，你发现眼前的只是一面水泥墙，平平无奇。

我记得那天这个小孩临走时，把一小段新鲜扯下来的爬山虎的藤蔓按照其蜷曲的造型缠在我们操场的秋千上。我也记得后来其他同学发现这段藤蔓时的大呼小叫“明明没有根，这里怎么会长出爬山虎”。同学们招呼我去看的时候，我也表示啧啧称奇。我不想告诉他们为什么。

爬山虎收拢红色的壁虎般的小爪子，正躲在那里酣睡，这个片段是只属于我的秘密。

曾应邀去上海师范大学听评弹。因得知有上海评弹团的徐惠新参演，不顾下了一天雨，赶紧走。我很少迷哪个演员，从没追过星，徐惠新是个例外。我喜欢听他的评弹，甚至好多次连续驱车去苏州，听他在光裕书场演出长篇书目。

徐先生是真正热爱评弹艺术的，他在台上，不论是形象、台风、唱功、琴艺……都是一流的。他说“秋海棠”，我不觉得他在演，而是他变成了秋海棠！当这部书说到最后一天，台下的老听客都舒了一口气，因为太压抑、太纠缠、太愁苦，都在担心徐先生会受不了！他不仅在说书，而是全身心投入，把我们都带进徐中欲罢不能了。这是评弹的魅力，更是徐先生的深厚功力。

那天说的是中篇评话《雷雨》，我没听过，心里颇担忧。《雷雨》的故事可谓路人皆知。内容多、情节曲折，一个中篇怎么说？又在大学里，青年会要看？天下着雨，老人难出门，会有上座率？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



智慧快餐 郑辛遥 警惕定向式投喂，不要陷入信息茧房。

老纪要带我去深山的户人家吃饭，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深山多好，我更是几个月不去一趟，就会变得俗气、浅薄、呆滞，所以总会隔段时间就去山里走走，呼吸呼吸纯正的草木之间的。

在山间的石子上七拐八扭。群山连绵起伏，坡下有溪水，虽看不见，但能感觉到溪水的声音。路过一处茶园，老纪停下车，领着我往茶园穿。放眼望去，几只白鹭扇动翅膀，悠悠地扎入山坳间翠绿的竹林。

厨房里，大姐正在柴火灶上忙碌，雾气裹着她，她侧过身子，露出白白的牙，冲我们笑。露白篮里有野生小鲫鱼和野生泥鳅，还有新鲜蘑菇，我从大姐手中拿过锅铲，要求烧菜。大姐笑嘻嘻地说，好啊好啊。大姐坐在灶膛前添柴，我开始煎鱼，然后盛起，将锅洗净，再把鱼放进

锅里，加水慢煮。我说，这样烧出的鱼汤里少了油，更健康，也更有鱼的味道。烧好鱼，再油爆泥鳅，盛起、洗锅，泥鳅汤开始浓稠，顺手把蘑菇倒进锅里，不出我所料，大姐目瞪口呆，我说，大姐你别担心，等一会你就会夸我。

蘑菇烧泥鳅汤，是我的“专利”，我小时候突发奇想乱搭的。我那时还不知道其一是“山珍”，其二是“海味”，就这么随意地让“山”“水”在锅里相逢，味道倒是绝佳。想想也是，多少名菜不是来自乡野？大自然的馈赠，怎么搭都自然。

吃饭时，大姐和她的老伴对我做的菜果然赞不绝口，我心情大好。阳光这么好，要是端坐桌边无异于暴殄天物，干脆端着碗，夹了菜，移步院子。山里的桂花还没落尽，花朵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碎金

经》中飞出来的汉字，而每一片落叶又是《诗经》中凋零的布匹。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快乐。无目的的快乐，可能就是静静地听松林间的风声。这时，我们的心灵在一个饱满的状态。

中年如霜降，霜让人世间有了意义和成色。所谓有趣的灵魂，就是把庸常变得不常，把乏味变为美味，把单调变为丰富，让山河解冻，如惊蛰雷声，鱼跃龙门，虫豸欢腾，让旧秩序新芽初发。我在读霜，霜在读我，我们彼此在不同的时空前向往美的彼岸。

现在在食堂的单位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企业公司，员工自己解决午餐。一到中午，合得拢的，一起下楼去街边觅餐厅。周末加班，同事拼桌分享，边吃边谈，吃完各付各，这叫“AA制”。AA制还有一个被人忽视的细节特征：参与对象同时有闲，搭伙分享。源头则是办公室的午餐。

AA制的涟漪，蔓延至生活的角角落落，形成文化。年轻人相亲，喝杯咖啡AA制，他的理由：请她？大概率是肉包子打狗，因为相亲成功是小概率，每次相亲都衍化为一次次精算至脑力衰退。这样的双拼婚姻，听说婚后也是AA制，理由：万一离婚就简单多了——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门，“兵”的一声，挥挥手，告别西面的“残”阳。

我身边的熟识者，乃至退休后的小学老同学碰头会，不少都渐渐散伙了，因为聚餐时男生点酒，女生不喝就深感吃亏。AA制凸显平均主义的特色，一不平均，朋友没了。不知不觉，请客异化聚餐，聚会从情义无价堕落为有偿代驾。

AA制的底层逻辑：聚者分摊，互不相欠。玻璃瓷器，滴水不沾。处世本质：因为AA，所以不欠，有事别来烦我，说白了，就是不愿为朋友承担责任。两肋插刀？AA们看不懂、想不通。AA制的一桌，相当于小舢板拼凑的航空母舰。AA制不是聚义厅，是一帮刺猬：远了冷，近了扎，等距离，聚餐AA制，塑料姐妹花。

AA制的处事方式：他有烦恼，找你倾诉；他感到无聊，找你聊天，为了节约时间，还得放在饭点，终了，还是你付你的，我付我的，好像两不欠。想到这些，我思考瘫痪。难道我陪你的时间不是

般的光线中有淡淡的香气。我站着吃饭，十来只鸡也在吃地上的菜叶子。那条黄狗不知道吃过没有，它没拿眼看我，只是专注地围着鸡转圈。

老纪也端着碗立在院子里，大姐家七八岁的孙子学着我们。黄狗看小主人来了，从鸡的身边跑过来，蹲在他的脚边，双眼盯着他的碗。男孩蹲下身子，腾出一只手，摸摸狗的头，撇一块肉，咬了半边，把剩下的丢到地上，狗立起身子，下巴着地，舌头一卷，把肉吞进了嘴里，又蹲下身子，盯着男孩的碗。

男孩把碗亮给它看，说，没了。狗看到碗里确实没肉，垂了头，有气无力地蹲下来。我也蹲下来，摸了一下狗的头，撇起碗里的一块肉，放到地上，狗立马起了身，吞进嘴里，吃完，又盯着我的碗，碗里还有一块，我不好意思骗它，就又摊出来搁在地上。狗再看我的时候，我也把碗亮给它看，学着男孩说，没

了，真没了。狗看了一眼，垂下头，应该是信了。吃完饭，我们和大姐夫妇坐在院子里聊天，说收成，说她外出打工的儿子、媳妇，男孩和狗在院子里嬉闹，追逐。我们离开时，大姐夫妇和小男孩送我到门外的路上，狗也跟了过来，它和我们还没那么熟悉，亲近，应该不是特地跑来送我们的，而是跟着主人来的。

喜鹊和乌鸦是儿时常见的两种鸟。开春，有一种黑白相间的鸟，乘着暖湿气流来了。不日，枯枝上出现了浅浅的巢窝，那是喜鹊；深秋，霜露均沾，落木千山，一种通体漆黑的鸟，乌泱泱地落在旷野，那是乌鸦。此两种鸟，分属不同的季节，似乎没有大的交集。

我喜闻喜鹊的叫声，它们的“喳喳”声亮丽而喜庆。它一叫，就有客人来了，就有好事来了。而我不喜欢乌鸦，一则，它通体透黑，像穿丧服的道士，二则，它们多半在夕阳西下时，麇集在坟岗上呱呱乱叫，叫声沙哑而苍凉，寒惨惨的。遂因了大人的旧习，以为它是不吉利的鸟。

然而，改变对乌鸦认知的，是小学课文《乌鸦喝水》，说的是一只乌鸦，想喝瓶子里的水，但瓶口小，够不着。于是它将边上的小砂石，一粒粒叼入瓶内，水上涨到瓶口，它就喝上了。再后来，又读到成语“慈乌反哺”，说乌鸦老得不能飞翔了，这时，它的后代就觅食赡养老乌鸦。这两件事，一个证明了乌鸦聪明，另一个说明其有情有义，懂得感恩。其实，乌鸦是益鸟，主要以昆虫为食，一般不作践庄稼。

差不多一个甲子了，上海的天空，见不到这两种鸟类的踪影。直到本世纪初，才听到喜鹊的“喳喳”，高树上又见大大的巢巢。如今，大树上到处能看到喜鹊窝。撒在田里的庄稼种子，刚长出的禾苗也被翻吃。人们爱听喜讯，也无可厚非，但哪有那么多喜事？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哪有什么如意？此刻的我，倒期盼起乌鸦来。它们在哪？或许，日益发达的地区，环境还不适宜乌鸦生存；莫非乌鸦也知，人们爱报喜，而不喜欢报忧吗？乌鸦虽状貌丑陋，叫声遭嫌，但它的存在，至少可以警惕被喜鹊叫得晕乎乎的人们，不要忘乎所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习惯了太平日子的人们，总以为永久平安无事，殊不知灾难、危险就在阴暗处觊觎着呢！当然，到处是喜鹊不见得一定好，如果是乌鸦，日子也难过。我认为喜鹊得有，乌鸦也该有。这才是完整的生态。

钱？寸金难买寸光阴！AA制的行为方式：礼貌很好，关系很浅，相当于微信表情包，举手投足间，有点知识，还有点冷漠。AA制的饭圈里，热情属于十三点兮兮。这类朋友，属冷库冻肉，我敬而远之。凡是请我吃饭，AA制我一概谢绝。原因：没空！

交友之道，应该付出，有难你也可以托他。或者你欠他，让他有事，可以理直气壮来托你。

好比旧时代开公司，先要去银行存笔小钱，然后借笔不需要的小钱，一来一往，建立信用，以后有难，借贷就容易了。欠着，就是托人情最好的借口。互相纠缠，不知谁欠谁的，终于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的朋友。朋友就是互相欠，不欠过去的情，就欠未来的情。朋友之间，碰来碰去，有来有去。朋友之间就是海阔，你水挤出一点滋润我，我有雨挤一点给你，庄子有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有时请客，有点知识含量的朋友很警觉，聪明人都很敏感：问：有啥事？我反问：没事就不能吃个饭？上席落座后拱手谢：“让依不能吃（破费）。”我总是如此回答：“如今，谁请不稀奇，谁来很重要！依来，就是给面子。”而不仅仅只是赤膊兄弟、相思朋友（书信而已），让茶客升格为酒友，人生有了多样选择才精彩，自由的前提：多样性！“今朝请依，不必AA制。”凡是肯吃这顿饭的，就是不怕欠，意味着有担当，可以称兄道弟。

请客，不过花点钱，但应约而来，陪你说、陪你笑，搭上减肥失败、血糖升高、胆固醇高的、颈动脉有斑块的，还是需要勇气的。今晚，风驰电掣，迎面赶来，单刀赴会，不是钱，而是情。

我摸着小男孩的头，小男孩有些害羞，我又摸了一下狗的头，狗偏过头去，也有点害羞。我看着小男孩，又看狗，忽然心生一阵欢喜和感动，害羞多好、多美啊，我有好久没看到有人害羞了。

喜鹊和乌鸦是儿时常见的两种鸟。开春，有一种黑白相间的鸟，乘着暖湿气流来了。不日，枯枝上出现了浅浅的巢窝，那是喜鹊；深秋，霜露均沾，落木千山，一种通体漆黑的鸟，乌泱泱地落在旷野，那是乌鸦。此两种鸟，分属不同的季节，似乎没有大的交集。

我喜闻喜鹊的叫声，它们的“喳喳”声亮丽而喜庆。它一叫，就有客人来了，就有好事来了。而我不喜欢乌鸦，一则，它通体透黑，像穿丧服的道士，二则，它们多半在夕阳西下时，麇集在坟岗上呱呱乱叫，叫声沙哑而苍凉，寒惨惨的。遂因了大人的旧习，以为它是不吉利的鸟。

然而，改变对乌鸦认知的，是小学课文《乌鸦喝水》，说的是一只乌鸦，想喝瓶子里的水，但瓶口小，够不着。于是它将边上的小砂石，一粒粒叼入瓶内，水上涨到瓶口，它就喝上了。再后来，又读到成语“慈乌反哺”，说乌鸦老得不能飞翔了，这时，它的后代就觅食赡养老乌鸦。这两件事，一个证明了乌鸦聪明，另一个说明其有情有义，懂得感恩。其实，乌鸦是益鸟，主要以昆虫为食，一般不作践庄稼。

差不多一个甲子了，上海的天空，见不到这两种鸟类的踪影。直到本世纪初，才听到喜鹊的“喳喳”，高树上又见大大的巢巢。如今，大树上到处能看到喜鹊窝。撒在田里的庄稼种子，刚长出的禾苗也被翻吃。人们爱听喜讯，也无可厚非，但哪有那么多喜事？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哪有什么如意？此刻的我，倒期盼起乌鸦来。它们在哪？或许，日益发达的地区，环境还不适宜乌鸦生存；莫非乌鸦也知，人们爱报喜，而不喜欢报忧吗？乌鸦虽状貌丑陋，叫声遭嫌，但它的存在，至少可以警惕被喜鹊叫得晕乎乎的人们，不要忘乎所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习惯了太平日子的人们，总以为永久平安无事，殊不知灾难、危险就在阴暗处觊觎着呢！当然，到处是喜鹊不见得一定好，如果是乌鸦，日子也难过。我认为喜鹊得有，乌鸦也该有。这才是完整的生态。

在这个暖冬，大野依旧葱绿，并无萧条意。而我倒想见乌鸦的出现，想听听它们的叫声。但又一想，如果乌鸦有灵，它们卷土重来时，也学会了喜鹊的叫声，而迎合人们的口味，如之奈何？

雅玩

中年听霜

马国福

光在追光，霜在降霜，时间的车辙在留白中回响。风是最好的铁匠，在天空抡起锤子，一声叮当，两声叮当，三声叮当，无数声叮当中，无患子树褪掉了它的黄袍。一岁一枯荣，树的减法也是时间的乘法。我在留白，雁鸣何来？霜影旁白，雪骨出彩。

初冬，拍到几朵正在盛开的垂丝海棠，这是反常的物候。是什么样的风，让这些花朵在孤独中动容？或许是几朵花瓣，在春风里错过了站点，滞留到了冬的门槛。鸟鸣也是彩色的，风霜更是彩色的。散步其间，每一声鸟鸣都是《诗

七夕会

叶良骏

这是上师大第二次请《雷雨》，上次来，会场爆满，走廊里都站满了人。师生听得如痴如醉，要求再请一次。今天来的都是慕名而来的学子，多功能厅里满是青春勃发的笑脸。

第一回是青年演员男女双档，是暖场。第二、三回徐惠新上场，那声音刚如裂帛，柔如抽丝，每个字都恰到好处地送入听众耳中，周朴园的专横、无奈，周萍软弱、决绝……没有什么肢体动作，却一个个鲜明地站在眼前。还有，本来是悲剧，徐先生却适当地插进一个噱，比如一句“元芳，你怎么看？”全场笑翻，一下子拉近了与青年的距离。听徐先生的唱，那种韵味、回肠荡气，那份情感投入，令人全身心的熨帖，听得忘了这是戏！两小时演出，听众全神贯注，时而叹息，时而发笑，时而焦急，没有一人离场。谢幕时的掌声，不是礼节性的，而是发自内心的赞叹与感谢。这

个节目本子好、演员配合默契，徐先生带动了女演员娴雅的内任气质，两人几成绝配。到最后，在钟声与疯笑声中戛然而止，余音缭绕，回味无穷。

一个演员，在台上的成功，也许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热爱。每次看徐惠新演出，总能感觉到他对评弹艺术爱的流露——他的认真、执着，他的创造、百变，他的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无不来自这份炽热的爱。

徐先生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评弹界少有的多面手，不仅能演能说，还能改编、梳理传统书目、撰写剧本，近几年，他还当导演，退而不休，辗转江阴、苏州等地，推出一个个新书目，忙得不亦乐乎。只是他淡出了舞台，偶尔现身，只是唱个开篇，老听客实不过瘾。我向他抱怨，要听你再说说长篇遥遥无期了。他说，这是“让台”，让更多青年演员有机会演出，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话说得没错，还是有点遗憾。

因为徐惠新这样一大批以艺术为一生追求的好演员，我相信，被称为“中国最美声音”的评弹艺术会赢得更多知音，成为一棵永不凋落的常青树！

替“AA制”画像

李大伟

AA制的行为方式：礼貌很好，关系很浅，相当于微信表情包，举手投足间，有点知识，还有点冷漠。AA制的饭圈里，热情属于十三点兮兮。这类朋友，属冷库冻肉，我敬而远之。凡是请我吃饭，AA制我一概谢绝。原因：没空！

交友之道，应该付出，有难你也可以托他。或者你欠他，让他有事，可以理直气壮来托你。

好比旧时代开公司，先要去银行存笔小钱，然后借笔不需要的小钱，一来一往，建立信用，以后有难，借贷就容易了。欠着，就是托人情最好的借口。互相纠缠，不知谁欠谁的，终于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的朋友。朋友就是互相欠，不欠过去的情，就欠未来的情。朋友之间，碰来碰去，有来有去。朋友之间就是海阔，你水挤出一点滋润我，我有雨挤一点给你，庄子有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有时请客，有点知识含量的朋友很警觉，聪明人都很敏感：问：有啥事？我反问：没事就不能吃个饭？上席落座后拱手谢：“让依不能吃（破费）。”我总是如此回答：“如今，谁请不稀奇，谁来很重要！依来，就是给面子。”而不仅仅只是赤膊兄弟、相思朋友（书信而已），让茶客升格为酒友，人生有了多样选择才精彩，自由的前提：多样性！“今朝请依，不必AA制。”凡是肯吃这顿饭的，就是不怕欠，意味着有担当，可以称兄道弟。

请客，不过花点钱，但应约而来，陪你说、陪你笑，搭上减肥失败、血糖升高、胆固醇高的、颈动脉有斑块的，还是需要勇气的。今晚，风驰电掣，迎面赶来，单刀赴会，不是钱，而是情。

我摸着小男孩的头，小男孩有些害羞，我又摸了一下狗的头，狗偏过头去，也有点害羞。我看着小男孩，又看狗，忽然心生一阵欢喜和感动，害羞多好、多美啊，我有好久没看到有人害羞了。

喜鹊和乌鸦是儿时常见的两种鸟。开春，有一种黑白相间的鸟，乘着暖湿气流来了。不日，枯枝上出现了浅浅的巢窝，那是喜鹊；深秋，霜露均沾，落木千山，一种通体漆黑的鸟，乌泱泱地落在旷野，那是乌鸦。此两种鸟，分属不同的季节，似乎没有大的交集。

我喜闻喜鹊的叫声，它们的“喳喳”声亮丽而喜庆。它一叫，就有客人来了，就有好事来了。而我不喜欢乌鸦，一则，它通体透黑，像穿丧服的道士，二则，它们多半在夕阳西下时，麇集在坟岗上呱呱乱叫，叫声沙哑而苍凉，寒惨惨的。遂因了大人的旧习，以为它是不吉利的鸟。

然而，改变对乌鸦认知的，是小学课文《乌鸦喝水》，说的是一只乌鸦，想喝瓶子里的水，但瓶口小，够不着。于是它将边上的小砂石，一粒粒叼入瓶内，水上涨到瓶口，它就喝上了。再后来，又读到成语“慈乌反哺”，说乌鸦老得不能飞翔了，这时，它的后代就觅食赡养老乌鸦。这两件事，一个证明了乌鸦聪明，另一个说明其有情有义，懂得感恩。其实，乌鸦是益鸟，主要以昆虫为食，一般不作践庄稼。

差不多一个甲子了，上海的天空，见不到这两种鸟类的踪影。直到本世纪初，才听到喜鹊的“喳喳”，高树上又见大大的巢巢。如今，大树上到处能看到喜鹊窝。撒在田里的庄稼种子，刚长出的禾苗也被翻吃。人们爱听喜讯，也无可厚非，但哪有那么多喜事？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哪有什么如意？此刻的我，倒期盼起乌鸦来。它们在哪？或许，日益发达的地区，环境还不适宜乌鸦生存；莫非乌鸦也知，人们爱报喜，而不喜欢报忧吗？乌鸦虽状貌丑陋，叫声遭嫌，但它的存在，至少可以警惕被喜鹊叫得晕乎乎的人们，不要忘乎所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习惯了太平日子的人们，总以为永久平安无事，殊不知灾难、危险就在阴暗处觊觎着呢！当然，到处是喜鹊不见得一定好，如果是乌鸦，日子也难过。我认为喜鹊得有，乌鸦也该有。这才是完整的生态。

在这个暖冬，大野依旧葱绿，并无萧条意。而我倒想见乌鸦的出现，想听听它们的叫声。但又一想，如果乌鸦有灵，它们卷土重来时，也学会了喜鹊的叫声，而迎合人们的口味，如之奈何？

雅玩



喜鹊与乌鸦

汤朔梅

喜鹊和乌鸦是儿时常见的两种鸟。开春，有一种黑白相间的鸟，乘着暖湿气流来了。不日，枯枝上出现了浅浅的巢窝，那是喜鹊；深秋，霜露均沾，落木千山，一种通体漆黑的鸟，乌泱泱地落在旷野，那是乌鸦。此两种鸟，分属不同的季节，似乎没有大的交集。

我喜闻喜鹊的叫声，它们的“喳喳”声亮丽而喜庆。它一叫，就有客人来了，就有好事来了。而我不喜欢乌鸦，一则，它通体透黑，像穿丧服的道士，二则，它们多半在夕阳西下时，麇集在坟岗上呱呱乱叫，叫声沙哑而苍凉，寒惨惨的。遂因了大人的旧习，以为它是不吉利的鸟。

然而，改变对乌鸦认知的，是小学课文《乌鸦喝水》，说的是一只乌鸦，想喝瓶子里的水，但瓶口小，够不着。于是它将边上的小砂石，一粒粒叼入瓶内，水上涨到瓶口，它就喝上了。再后来，又读到成语“慈乌反哺”，说乌鸦老得不能飞翔了，这时，它的后代就觅食赡养老乌鸦。这两件事，一个证明了乌鸦聪明，另一个说明其有情有义，懂得感恩。其实，乌鸦是益鸟，主要以昆虫为食，一般不作践庄稼。